



镇西随笔 56

# 读懂孩子 服务孩子

□ 张作贞

无意中看到这样一句话：教师就是一个拿棒子把你敲昏，然后给你灌进去知识的人。现实中，确实有些学校为了快出成绩、出好成绩，无所不用其极，教师将课间占得满满的，就连去厕所学生都是一路小跑。这节课没下，下节课又上的现状，何尝不是把学生敲昏，再把知识灌进去的表现？可是我要问一句，当教师不顾学生身心特点，一厢情愿地施教时，孩子是否领情呢？

有一次，我的孩子放学回家一放下书包就对我说，快考试了，写写作业，我还要把课本复习一下。听他如此对待学习，我暗暗高兴。孩子写完作业时还不到晚上9点，我说，咱俩一起复习语文吧。孩子却推托说有点累了，想休息。我厉声告诉他，做人要言而有信，说着就顺手拿出他的语文课本，要他复述课文。听过孩子的复述，惹得我只想发火，因为他的学习态度不够积极。勉强复习一课后，他就去休息了。等我入睡时，却听见从他的屋里传来啜泣声。我走到他身边说：“妈妈想知道，你后来为什么不愿意复习了？”“最近的音体美都停了，每天不是复习，就是考试和评卷，好不容易写完作业，再看课本就烦了……”听了孩子的话，我才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只认死理，而不了解孩子复习阶段的生活和感受。待孩子的情绪有所缓解，我才羞愧地从屋里出来。

孩子痛苦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是被人强迫着做不愿做的事情，面对强势的大人，他无力反抗，只能靠哭来缓解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孩子的内心受到了伤害！长此下去，他会迷失方向，甚至失去自我，进而盲目地接受大人和比自己强势的人的差遣，并成为大人眼中的所谓“乖孩子”。原来，以成人的眼光实施“爱”，会让“爱”成为一种禁锢和伤害，因为不懂得孩子，所以才会一厢情愿地“帮助”。我庆幸自己及时悔悟到了这一点。

儿童的心不好捉摸，到底怎样才是帮孩子呢？《教师博览》曾刊登了一段描写李叔同施教的话：

李先生上课，总是把洋装脱下，换一身布衣。学生有过失，他总是低声下气地开导。课余但闻琴声歌声，假日常见出外写生。全校师生以及员工没有不尊敬他的。

第一次看到这段话时，我很纳闷，教师应该是受

人尊敬的职业，低声下气合适吗？学生有过失，你低声下气，那学生还不蹦上天啊！更让我不明白的是，这样一个低声下气的教师，竟然受到全体师生和员工的尊敬，到底是因为什么？

前不久听魏书生给学生上课，他也是低声下气地和孩子商量：“口头作文这件事，咱表决吧！”课堂的事不是教师说了算，而是听学生的意见。当有学生提出，学不会那7个生字时，魏书生问他，能学会几个？学生不好意思地回答，只能学会3个。魏书生却说：“行！”我边听边怀疑这种做法。当课将要结束时，魏书生问那个只能学会3个字的学生掌握了几个字？“5个！”学生回答。

这种教学方式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出人意料的效果？我仔细琢磨后才明白，是因为这个孩子开始时不够自信，但魏书生没有难为他，而是顺着他，让他尽力而为。当心态放松后，他出乎大家的预料，完成了更多的任务。这种看似没有师道尊严的课堂，竟然取得了理想的课堂效果，让学生找到了自信，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陶行知认为，一个不懂小孩的心理、小孩的问题、小孩的难度、小孩的愿望、小孩的脾气的人如何能教小孩？如何能知道小孩的力量，并让他们发挥出小小的创造力？

谁懂学生？李叔同懂学生，魏书生懂学生，陶行知懂得学生。李叔同懂得学生需要平等、需要亲近，所以他脱下洋装，换上和学生一样的布衣，融入到学生中间。学生犯错了，他知道大声指责只会刺伤学生的自尊，无助于学生认识问题，于是就心平气和地和学生一起找寻过失的原因。

魏书生懂学生，所以他把教育的重点放在为学生提供最有效的服务上。他说：“教师、教材、课标都是为学生服务的，应为不同的学生提供不同的服务标准。”他一直强调教育要回到地面，回到草根，要学会和学生互相搀扶，你尊重他，他就会心疼你。教师永远不要抱怨学生，而是要为学生服务，让每个学生都能在课堂上做力所能及的事，要坚信每个学生的内心深处都是积极向上的。正因为魏书生和李叔同懂得孩子，所以为他们提供了最适合孩子的真诚服务。

陶行知懂学生，所以当他看到一群孩子在捉蜻蜓时，并没有立即制止。因为他知道孩子们只是对蜻蜓这种小昆虫感兴趣，并无意伤害益虫。他没有命令孩子们马上放掉蜻蜓，而是给孩子们上了一节自然课。他问学生，知道蜻蜓吃什么吗？学生七嘴八舌地说，吃虫子、吃草、吃泥土、吃树叶、吃露水……陶行知肯定了蜻蜓“吃虫”的观点，然后他拉着孩子们坐在田埂上说：“苍蝇、蚊子、水里的孑孓它都吃，蜻蜓是不是我们的好朋友？”孩子们点头，这时，陶行知拿过孩子手中的蜻蜓，高高举起，在阳光下，让孩子们观察蜻蜓一闪一闪的眼睛和一撇一撇的尾巴，和孩子们探讨眼睛、尾巴的作用。

陶行知因势利导，让孩子们知道了蜻蜓尾巴是用来保持平衡和调整飞行方向的，成千上万只小眼构成的复眼可以让它看清周围飞虫的位置。孩子们听了陶行知的谆谆教导，不仅知道蜻蜓是人类的好朋友，而且对蜻蜓的外形特征和作用有了深入的理解，自觉地放飞了手中的蜻蜓。正是因为懂得，所以陶行知很好地抓住了教育时机，以无痕式的教育丰富了学生的知识。

陶行知懂得教育规律、懂得学生，所以他早在1946年发表的《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一文中就指出教育必须进行六大解放。其中之一就是解放学生的时间，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夹攻学生，要让他有空闲时间消化所学，有时间发展兴趣，做一点让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他还提出，教育必须为人民提供最好的服务，绝不以“救世主”的姿态去为劳苦大众办教育。而是首先向人民学习，把他们当作教育的主人，自己是为他们服务的，因而要用人民最需要的东西教育他们，用人民最易懂的方法帮助他们掌握知识……

那么，我们这些做教师做家长的是否也应放下架子，像陶行知、李叔同、魏书生一样尊重和理解孩子，用孩子最喜欢的方式、最易懂的方法服务于他们？孩子最喜欢的方式来自哪里？来自孩子的生活。我们只有真正贴近孩子的生活，观察孩子的言行，读懂孩子的心思，才能因着孩子的需要而服务，沿着教育规律而服务。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焦作市站区教育局）

## 教育家影像

# 静水流深林风眠



林风眠 (1900-1991)，画家、美术教育家，创办中国第一个中国美术高等学府——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他还是最早倡导“中西融合”的倡导者之一，是中国美术教育的开辟者。

请回了先前被辞退的陈师曾、吴法鼎、李毅士等5位教授。

作为“融合中西艺术”的艺术家，林风眠还邀请木匠出身的画家齐白石登上讲台教授国画，聘请法国教

授克罗多讲授西画，他希望齐氏的民间传统形式和克氏的新印象主义画风能给中国绘画教育注入新鲜的血液，从而培养出大批实践其艺术理想的新生力量，他提出的“提倡全民族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的口号让全国艺坛为之欢呼。

无论是请来齐白石这样的“乡巴佬”任教，还是取消了中西画和图案的界限，混合展示2000多件作品，都体现了林风眠开放式的教学风格。他从不把任何水彩、油画的法则强加给学生，而是注重学生自我感受的流露。

1927年，林风眠创办中国美术高等学府——国立艺术院，坚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宽容、自由的教学主张，并重师法自然与基础训练。他要求无论是教师的素描教学还是学生的习作练习都要写实。同时又允许教师在创作中采用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这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中除了了解写实派，也认识了西方的诸多派别，培养出了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闻名世界的大师级画家。他的关于中西融合的观点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传统笔墨观念，开始了对形式、材料等方面的关注，极大地丰富了20世纪中国绘画的创作面貌。

□ 刘亚文

一位英国人曾写道：“20世纪早期，在引进西方艺术入中国画方面，有三位声名显赫的人物：徐悲鸿、刘海粟和林风眠。”不同于徐悲鸿的奔放不羁和刘海粟的张扬反叛，林风眠则是一个纯真的孤独者：一方面疏离政治，没有主持画坛的领袖欲，另一方面又在作品中直言不讳、赤裸裸地表达内心感受。林风眠的孤独和对艺术的热爱都源自家庭，而母亲的去世、第一个妻子去世和第一个孩子夭折，艺术梦想的一再破碎，都是他成为一个具有“罕见苦味”的内向艺术家的原因。

林风眠自幼习作，曾在法国、德国留学，异域学习让林风眠拥有了开阔的视野，形成了揉儒家经世思想和西方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特点于一体的绘画风格，很多人看到他的画都不能确定是西方的油画还是中国的水墨画。

当艺术上独辟蹊径、做人沉静深远的林风眠碰到教育，迸发无限火花。1926年，受蔡元培之邀，林风眠接受了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一职。当时的北京艺术刚经历学潮风波，面临分崩离析的境地。林风眠到校后首先做的就是重新建立完整的教学班子，他挽留了提出辞呈的教授肖俊贤、谢阳、冯白、彭沛民，又

# 比教书更重要的事

□ 朱向明

我曾经看过一篇名为《告诉他应该往哪走》的文章，让我不由得思考，到底怎样做才是对学生真的负责？除了传授知识，身为教师的我还应该培养学生怎样的能力，才能让他们的人生过得更有意义？这样的故事应该让更多的教师看到。

玛格丽特·桑斯特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在一次活动中，她向众人讲述了那件让她至今无法释怀的事。

玛格丽特发现印度加尔各答某贫民区的孩子们放学后四处游荡，生出不少事端。得给他们寻个有益身心的落脚地方，玛格丽特想。在她的努力下，终于有一家健身房同意在孩子们放学之后，对他们免费开放。

一天，一个拄着拐杖的小男孩走进健身房，引起了玛格丽特的注意。交谈中玛格丽特知道，小男孩半年前遭遇一场车祸，因家境贫寒而放弃了入院治疗，受伤的右腿也几近瘫痪。玛格丽特决心帮小男孩一把。于是，在她的极力说服下，一家医院免费接治了小男孩。在几个月的治疗中，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

终于有一天，小男孩扔掉拐杖，走进了健身房。他来到篮球架前，将篮球准确地投进了篮筐中。

以后的日子里，玛格丽特继续关注并帮助他逐渐痊愈。“有一天，当我看到小男孩居然能跑起来时，我的泪水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玛格丽特再次想起当时的场景，“现在，那个小男孩已成长为一个健壮的小伙子。”

玛格丽特问听众：“你们知道他今天是在做什么的吗？”“和你一样，是一位受人爱戴的社会工作者。”许

多听众自信地回答道。

“不，”玛格丽特平静地说：“他既不是社会工作者，也不是教师、工人或者农民。”

说到这里，台下一片寂静。

“他因为抢劫，正在一所监狱里服他的第三年刑期。”

此时，玛格丽特已是泪流满面。

她哽咽着继续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愧疚的事，因为我只顾着教他如何走路，却忽略了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告诉他应该往哪里走！”

玛格丽特不是教师，但她的内疚与困惑何尝不是我们这些教师会遇到的问题。在教育教学中，将教书、育人给予同等“待遇”的教师不在少数，这也是我们很高兴看到的。但也不能否认，仍有一部分教师只顾低头忙于教孩子如何去取得好成绩，淡化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教育孩子如何做人。典型案例不胜枚举。

案例一：某校实行绩效工资后，定出了诸如“语数外成绩前若干名给予重奖”的绩效新规。于是乎，语数外教师开始了疯狂的时间抢夺战，将每周规定的思政课那点可怜课时彻底瓜分。

案例二：李本是个很敬业的思政课老师，每当铃声一响他要进班时，往往发现自己的“阵地”早已被别人“占领”——“思政课又不考，上什么上，我数学（语文、外语）若进了前三名，请你吃饭”，“快抽考某某学科了，你思想先停停，你休息吧，这节课我代劳了……”于是，在其他“主科”教师的一味软磨硬泡下，“副科”教师李只好“投降”。

案例三：王是某校六（4）班的数学教师兼班主任。每周的班会、每天的晨会他从来没正式开过一次，因为大部分时间用来落实数学课的重点、难点。领导曾多次督促他改正，但他依然故我——“孩子大了，什么道理不懂，还需多嘴多舌地唠叨那么多干吗。毕业班嘛，当然学习第一！”

但结果却与王的想象南辕北辙。学生成绩并没有多少进步，打架斗殴却成了家常便饭，甚至出现了数个孩子结伙到商场偷东西的犯罪行为。六（4）班也成了领导最放心不下的问题班。

案例四：张是某校五（2）班的外语课和思政课老师。她设计的思政课教案总能让领导啧啧称赞，并多次被评为模范教案。但她几乎没给孩子完整地上过一节思政课！所有的思政课摇身一变都成了外语课。当有同事提醒她思政课很重要，不可丢弃时，她振振有词：“我掂量得出孰轻孰重，上那课就是浪费时间！”

到底谁重谁轻？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早已给出他的选择：有比“之乎者也”更重要的事。比如为大家熟知的，他以“借水”之说告诫弟子做人要做“真君子”的故事。

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偃俯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拒，似包；蒙不清以出，洁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志。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尔也。”

## 纯真与虚假

2012年新年前夕，一个班主任想给学生办一场联欢会。这个想法让孩子们很是兴奋，并积极投入到准备工作中。当学校领导知道此事后，打算借此机会“打造”这位优秀的班主任，于是这个本属于孩子们的联欢会被硬生生地提高了“档次”——学校领导决定将这场联欢会放在市里的大剧院举行，并邀请各界领导和名人参加，各方媒体也应邀前来，一个班的联欢成了轰动当地的大事。

领导和媒体的介入，让朴素的晚会有了许多非儿童的东西，比如分管教育副市长的致辞。对此，我觉得非常不妥。

第一，孩子们的联欢为什么一定要副市长致辞？由他们自己推出一位代表致辞不好吗？由和孩子们朝夕相处的班主任致辞不好吗？由到场的孩子们父母致辞不好吗？

第二，副市长的问候不恰当，他说：“亲爱的专家，各位朋友，亲爱的老师们，大家晚上好！”唯独没有说“亲爱的孩子们”，须知这是孩子们的晚会啊！尽管这位副市长后来也说“向孩子们表示亲切的慰问”，但这话已经表明领导既已居孩子们之上，也置身孩子们之外。

第三，这位领导满口人民日报式的话语，孩子根本听不懂。概念深奥、报刊语言、政治术语、宏大词汇，和联欢会何干？

再比如，晚会还收到——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许多“名人”和专家的贺信、题词。这和孩子们又是没关系的，因为他们并不认识这些所谓的“名人”与专家。如果这些“名人”和专家曾经到过这个班，参与了孩子们的各种活动，孩子们与之熟悉，而且彼此还建立了深厚的情感，那么这些贺信、题词会引起孩子们共鸣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旁人看来，那么多“名人”关心这个班，关注这个活动，孩子们多幸福！错！这是典型的成人思维。虽然孩子们也鼓掌，但他们只觉得这是联欢会的一个程序而已。

还有，普通的小学生能在那么豪华的剧院表演，显然也不是一般孩子能享受的“殊荣”，这后面有着包括媒体在内的许多“推手”的精心包装。领导和媒体要这个班“辉煌”，于是便不惜成本地让其“耀眼”，无论现场多么流光溢彩、催人泪下，我总觉得这场联欢会已经变味了。

联欢会上，无论唱歌还是朗诵，播放的声音和孩子们的口型不符，现场的孩子们只是配合着扩音器里事先录好的声音或说或唱。我真不知说什么好！为了所谓的“完美”效果，居然教孩子假唱！有瑕疵有什么关系，孩子嘛，舞台上有点紧张，有点结巴，声音颤抖，唱错了词很正常啊。相反，如果十几岁的孩子个个都那么从容不迫、处变不惊、滴水不漏、无懈可击，那才是瑕疵。在这样一台属于孩子的晚会上，如果孩子和老师以及父母能够有自然而然的真情互动，多好！也许那样会少一些“意外”，甚至出现大的瑕疵和纰漏，但真实的瑕疵和粗糙远胜过虚假的完美和精致！

我相信，这个班主任最初的想法是很朴素的，无非就是想让孩子们在新年之际享受一下集体的温馨与快乐。但这朴素的想法和领导的思维是错位的——领导需要借这个班打造“形象”推出“品牌”，媒体需要借这位教师打造“名师”推出“典型”，于是一场混合着功利，重叠着浮华，交织着成人意图的联欢晚会诞生了。

现实中类似的现象有很多，这就是中国教育的浮躁与急功近利之处。许多领导和媒体总是这样“好心”而急功近利地“推动”着、“促进”着、“提升”着我们本应单纯而宁静的教育。

不要再把成人意志强加给孩子，让孩子的事情单纯一些，这就是教育的本真。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睢宁县官山中心小学）